

書名：《融通與變異：意識流在中國新時期小說
中的流變》

作者：金 紅

出版社：蘇州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 年 9 月

頁數：269 頁

蘇州科技學院金紅教授以十年磨一劍之功力，出版了她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數易其稿的專著《融通與變異：意識流在中國新時期小說中的流變》（下文簡稱《流變》），該書對意識流的西風東漸之歷史背景、傳播路徑、創作影響、發展現狀、利弊得失等問題作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述。“這是學術界迄今為止最為完善、完整地論述意識流與中國新時期文學關係的論文。論文不僅評介了意識流小說在新時期文壇的譯介過程，而且著力分析它對中國新時期小說的影響過程，顯得相當地全面。”此乃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導師湯哲聲對金紅博士論文《流變》之評語（見《流變》封底所錄）點出了此書的意義所在。可以說，此書開啓了中國新時期意識流小說研究的新篇章，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重要意義。概而論之，《流變》的研究特色與學術成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茲簡略論之。

首先是精研文本，力創新說。精研之文本，包括兩類：一是指 20 世紀 70 年代末以來所有中國意識流及具有意識流創作傾向的長篇與短篇小說，二是指所有能夠看到的研究意識流小說的中外理論著作（《流變》“參考文獻”有百餘種）。面對如此眾多的閱讀內容，作者懷著對研究對象的赤子之誠、對學術事業的敬畏之心、對學術生命的珍愛之情，含英咀華，精心揣摩學術理

論,既憑藉理論來燭照文本,又從文本中抽繹出理論,沉潛往復,提煉精義,仰觀天象,俯接地氣,如此則使得《流變》自然呈現出血肉豐滿、情感深摯、根柢扎實、立論新穩的別開生面之學術氣象。也因此而給中國意識流小說研究界創立了多項獨領風騷的“第一”,即:第一次對中國新時期意識流及含有意識流傾向的小說作全面而系統的梳理,從而進行理論概括與價值判斷;第一次對數十位健在且創作勢頭良好的作家深度探研,予以動態描寫,並給予理論的闡析與價值之判斷;第一次將意識流與私語小說聯繫起來加以綜合研究,發掘出潛身於私語小說而以異樣形式集中表現的意識“暗流”;第一次論述意識流與新時期小說的詩化敘事之間的關係。如此眾多的“第一”,在同類著作中的確是出類拔萃的。《流變》所論,既具西方色彩,又含中國元素,反映出新時期小說中所特有的中西合璧的意識流創作新景觀。近年來,人們一直在呼喚學術研究與理論批評要回歸文本與原點,可真正踐行而生效者又有幾何?由此可見,《流變》之成功,不僅具有學術創新之價值,而且具有研究方法論之意義。

其次是追源溯流,脈絡清晰。《流變》從梳理西方意識流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壇的譯介與接受入手,系統地理清了意識流進入中國的客觀情形,對中國新時期理論家、翻譯家、作家如何從理論上接受意識流、怎樣在創作上借鑒意識流,做出了科學與理性的判斷。全書在宏觀把握新時期文壇狀況的大視野下,對西方意識流進入中國文壇後、經過不同作家的借鑒與融通所創作出的不同形態文本,做了分階段的、動態的與系統的描繪,同時將這種描繪與其所呈現出來的“人”的觀念、“生命”的觀念聯繫在一起,指出中國新時期作家在借鑒與接受意識流小說後,帶給自己以及帶給整個文壇的巨大影響。充分肯定了“意識流”在中國新時期小說中架構心靈世界與外部世界橋樑之重要作用。此外,作者認為,新時期作家們在對意識流的了解與吸納的過程中,“對‘人’的觀念有了新的認識,對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感受有

了新的體悟。自然,這種認識和體悟在新時期之初與後來的時段裏所體現的內涵有所不同,它們是漸進的狀態。大致地講,是一種由對‘集體’的認識到對‘個體’的認識、再到‘自我’的認識過程”(第5頁)。可謂慧眼獨具,新人耳目。

再次是點面結合,評析辨證。《流變》對意識流小說在新時期文壇的譯介與接受情況的全面而系統的介紹,及對新時期數十位小說家作品之通論,此之為“面”;第三章專論王蒙與莫言,第四章專論私語小說作家的代表人物林白等,此之為“點”。點面兼顧,宏微結合,詳略得當,觀點鮮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王蒙與莫言這兩位成功實踐意識流小說的大家,評價是十分客觀而中肯的,既彰顯其成就,又指出其不足。如評莫言:“綜觀莫言這一時期(指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創作可以發現,他的小說雖然是中西方藝術的結合體,但對魔幻現實主義、意識流、象徵主義以及超現實主義等西方現代派手法的運用,使他的小說具有強烈的有別於以往文學的‘現代’因素。在這些因素裏,魔幻現實主義與意識流占絕對優勢。”(第138頁)如此評價,頗與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相吻合。難怪作者要為自己的先見之明而“覺得還有點兒道理,也還有點兒小得意”了(第266頁)。儘管如此,作者依然尖銳指出其創作之不足,即“他的筆下還未觸及純粹的個人、純粹的自我,以及純粹的私我生命體”(第157頁)。在學風浮夸的當下,作者如此“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實事求是的學術品格與精神,委實是難能可貴而值得欽敬與弘揚的。還有,《流變》對於學界的一些觀點,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勇於辨析,提出己見,如對所謂“東方意識流”之說,認為“中國當代意識流小說是中國當代作家的創造,是用來表達他們自己內心思想的中國本土的意識流小說。所以,我們不必冠以‘東方意識流’之名,這反而容易引起歧義”(第52頁)。言之成理,令人信服。如此辨析,《流變》多所可見,其學術含量是極其鮮明的。

此外,《流變》的語言清雅流暢、細膩溫婉而富於深情,且具思辨色彩,彰顯出女性學者特有的學術魅力。然而,金無足赤,書無完書,《流變》亦然。如在第四章“新時期私語小說”中,作者僅舉林白一人論述,似嫌單薄。若再舉一人,與第三章所舉王蒙與莫言二人對應,也許在結構上顯得更穩妥些。

總之,《流變》是一部體大慮周、內蘊深厚、“采銅於山”(顧炎武《日知錄》語)、“自鑄偉詞”(劉勰《文心雕龍》語)、辯證公允、新見迭出之力作,作為國內外第一部全面論析西方意識流小說在中國新時期文壇流變軌迹的專著,它在中國意識流小說研究史上必將留下精彩的一筆。

江蘇大學文法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李金坤